

T 3223/3630.83

3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6 1958

外紀

外紀者瑣事也瑣則詳矣山川富百戰之餘郡邑沿

西漢而立金戈鐵馬半成鐵練庚請解關樓樓全吐

魚龍怪氣化出茅山梅嶺定煩徐鉉藉神林來金梳

玉魚變精東坡說鬼况乃水精宮殿西京雜記之選

金鳳歌詞南詔烟花之變田呼即靈廟柱海於虞衡

香茶聚秋樹同經之藏志符資書前朝神陽秋然而

折戟沉沙一歌樂土東登之海亦慶安瀾明隆開大

福州府志卷之七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外紀一

外紀者瑣事也瑣則賸矣山川當百戰之餘都邑沿

四溟而立金戈鐵馬半成讖緯庾詞絳闕瓊樓全吐

魚龍怪氣化出茅山梅嶺定煩徐鉉稽神捧來金椀

玉魚幾類東坡說鬼况乃水精宮殿西京雜記之遺

金鳳歌詞南部烟花之變因呼郎罷補桂海於虞衡

番祭槃瓠續崑谿之織志徒資書肆何補陽秋然而

折戟沉沙三歌樂土乘槎泛海永慶安瀾呵壁問天

始王文於高諫縛船罵鬼亦漑鼎之殘膏或義取勸  
懲何異六經註脚或道存多識原同爾雅雕鐫總屬  
史裁非同說部志外紀

閩越王無諸宮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

晉太康三年太守嚴高圖越王山南形勢以咨郭璞璞曰  
方山秀拔於前三山環峙於後八百年後大盛又有人  
得石於城南釣龍臺文曰石開翠元創危亭八百年前  
兆此名天降龍精如漢佐嶽陶靈氣似周臣中坻不見  
容舸路古渡應無病涉人好是褰裳待今日魯浦坊中

人挺生

三山志

陳天康元年建初里人嚴光之子恭商於維揚舟次市龜  
五十而舍之光家居一日有被黑衣五十人送緡錢五  
千曰君之子恭揚州所附還也及恭回驗之實未嘗有  
乃悟贖龜之事遂舍宅爲寺

閩中  
考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閩中太守愛養  
一犬有從者薛元周伏事最久畧無恩恤元周忿恨以  
刀久伺其便值煬帝有使到韶當遠迎犬銜袖衣不放  
令人縛於柱犬<sub>形</sub>斷繩仍前拽衣韶撫犬曰汝以知吾有

不測事乎犬乃嗥吠跳隊內咬殺薛元周下甲不藏短劍

集異

記

邵楚萇閩縣人貞元十五年試信及豚魚賦行不由徑詩

登第時馬侍中燧有木香亭侈麗楚萇作馬桂中亭子

歌述之春日遲遲古香閣窈窕佳人褰繡幕滋滴玉露

滴紫蕤綿蠻黃鳥窺朱萼橫漢碧雲歌處斷涯地花鈿

舞時落樹影參差斜入簷風動玲瓏水晶箔

遂毀其亭由是詩名益振

閩書

李衛公為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請見公下榻與語曰時事

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代

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

門時年三十六歲後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公持

憲者俄亦竄逐

福堂寺貝餘

林傑五歲與父同遊王仙君壇父曰能詩乎傑曰羽客已

登雲路去丹砂草木盡凋殘不知千歲歸何日空使時

人掃舊壇又同唐中丞作七夕詩曰七夕今朝看碧霄

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

唐公曰真神也年十歲方秋初忽有雙鶴盤空而下

忻然下堦抱得一隻父恐非常令放之鶴升而去是夕  
得病而卒鄭立之以詩哭之曰才高未及賈生年何事  
孤魂逐逝川螢聚帳中人已去鶴離臺上月空圓古今詩話  
韓偓流寓閩中所作詩僅傳南臺懷古一首云無那離腸  
日九迴強舒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天邊盡南國雲從  
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離宮紫氣  
生冠冕却望扶桑病眼開偓卒於閩其子寅亮與鄭文  
寶言偓捐館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鐫甚  
固發觀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尙新巾

香猶鬱乃偓爲學士日視草金鑿夜還翰苑當時皆宮  
人秉燭以送悉藏之又文寶少游於延平見一老尼亦  
說斯事尼乃偓之妾耳第未考偓葬於何所也筆精

周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  
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廁諸僧下畢飯  
而退率以爲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卽巡行拱  
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只受其一得千錢以  
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亦未嘗厭也朴視段文昌王  
播二公所遇亦幸矣朴性喜吟詩尤尙苦澁每遇景物

搜奇抉思日忘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欣然自快嘗野  
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  
駭掣臂棄薪而走遇巡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  
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  
子孫何處閒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有一士人欲戲之  
一日跨驢於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欷帽掩頭吟朴詩云  
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遽隨其後士但促驢  
而去畧不回首行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  
西何得言流向東士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或曰

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高  
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亦朴詩也黃巢至福州求得朴  
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尙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  
之

全唐詩話

唐乾寧三年狀元沈崧閩縣人仕錢鏐父子拜相與羅隱  
契厚崧爲文摹寫徐庾隱墓志崧筆也駢麗諱正末作  
兩銘一志兩銘此爲僅見崧集不傳余所見者但此篇  
耳志云隱曾祖羅仙字童知仕福清縣令福州志失載

筆精

王霸仙壇在郡西五里怡山之上唐光啓中衢州爛柯山道士徐景建因於壇東北隅取土得瓷瓶七口各可容一升中皆有炭以一青磚蓋之磚有刻文云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未滿一千歲自有系孫列後來是三王潮水蕩旤殃巖逢一乍閒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王氏有國之兆也又壇東南有皂莢樹古云王霸於此上昇後枯至咸通庚寅榮茂復如故黃滔文集

王潮未至閩閩人謠曰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其後潮入閩而觀察使陳巖卒及潮卒而其弟審知代之

是其驗也閩中記

王審知身長七尺六寸面紫色方口隆準初潮之幽王緒也植劍於地與衆盟曰拜而劍動者爲帥至審知拜劍躍而起衆遂推之審知讓潮而已副焉其營中常有紫氣識者曰此軍中必有貴人旣總府事時四方竊據或勸其建國審知曰寧爲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在

位二十九年卒全上

晉永嘉二年中州板蕩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林陳黃鄭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難懷居無復北嚮故六朝



開仕宦名跡鮮有聞者王氏父子據有全閩雖號不知書一時浮光士族多與之俱南其後頗折節下士開四門學館以育才爲意凡唐宋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禮延納作招賢院以館之閩之風聲氣習浸與上國爭列其從子王延嗣以道義自任當時目之爲唐五經內翰范淳夫嘗爲立傳

九國志

洪洲上藍院和尚失其名精於術數所言輒驗王審知齋供豫章問國休咎和尚以十字回報云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時楊行密方盛常有併吞東南之志審知嘆

曰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行密而在錢氏乎至延羲之亂江南來伐兩浙乘之福州果爲錢氏所有又審知時有識云風吹楊菜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王氏末年錢忠獻王仁佐遣兵伐閩敗淮將楊業蔡遇等

盡取福州之地

全唐詩話

閩王審知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利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衆

彼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來追耳明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致祭意色倉皇是日里人復見二吏入其家峴遂暴卒初審知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爲水西大王

太平廣記

福清蒜嶺有漆林書堂爲唐翁承贊承祐及猶子龔明肄業之所天祐元年承贊以右拾遺奉詔冊王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遂易其鄉名里號曰文秀光賢畫錦黃滔贈詩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之句梁開平四年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詩曰衣錦還

鄉翻作客迴車謁帝却爲歸後依審知特蒙殊禮尋以爲相承贊勸審知立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歿葬崇安新豐鄉子鑑載希愈宋時皆登仕籍從子乾度官左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處廉處恭處休相繼登

建隆開寶雍熙開進士時稱六桂

閩書

福州神光寺舊有佛涅槃像旁列十弟子有捫心按趾哭泣擗踊出涕失聲之狀每歲中元日供盂蘭盆會因怪像以招遊人寺中遂成墟市相傳謂之看苑佛舊記閩王鑄於薛老峯西作百道階每歲中元郡人盛遊於此

王祠部逵有中元宴百丈小樓詩云薛老峰前更近西  
小樓高閣與雲齊中元酒熟中元節歸去從他醉似泥

三山志

王延鈞有小吏歸守明弱冠美皙如玉延鈞嬖之嘗呼爲  
歸郎延鈞素多疾守明日侍禁中黃緣與金鳳通又有  
百工院使李可殷少與守明昵因守明以通於金鳳可  
殷慧敏有智巧守明令造縷金五彩九龍帳於長春宮  
織八龍於帳外而以延鈞爲一龍旣成進之極其華靡  
延鈞懼甚益懼守明數留宿於內不出國人歌曰誰謂

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外傳

李倣怨陳金鳳負已謀所以奪之寵乃盛飾其妹春鸞進  
於延鈞春鸞婉媚絕代初入宮年才十五顧盼舉止動  
移人意遂大見幸冊爲賢妃以倣爲皇城使擅愛專席  
延鈞自是不復御九龍帳矣因爲春鸞造東華宮以珊  
瑚爲椀栴琉璃爲檯瓦檀楠爲棟樑真珠爲簾幙範金  
爲柱礎窮工極麗明年元夕延鈞在大酺殿召前翰林  
承旨韓偓宏文館直學士王偁右補闕崔道融吏部郎  
中夏侯淑等觀燈宴樂命各賦大酺樂偓感長春宮失

寵賦詩曰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銷倘隨明月去莫道  
夢魂遙延鈞為動念因返駕長春宮上全

王延彬雅能為詩詞人禪客謁見多為所屈有詩云兩衙  
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跡春深  
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  
為詩也為政儂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五國故事

三月上巳延鈞脩禊桑溪金鳳偕後宮雜衣文錦列坐水  
次流觴娛暢窮日而返沉麝之氣環珮之響燎炬之光  
達於遠近途中絲竹管絃續紛奏和清音入雲觀者塞

道不能前端陽日造彩船數百於西湖每船載宮女二  
三十人衣短衣鼓楫爭先延鈞登大龍舟以觀金鳳作  
樂遊曲使宮女同聲歌之曲曰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  
湖上紅更紅波澹澹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西湖南  
湖關綵舟青蒲紫蓼滿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長奉君王  
萬歲遊遊人士女綺繡夾岸雜沓如市夜收宮女入宮  
多不知所之者延鈞亦不問外傳

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綱鑑紀事本末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

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鞞進止  
 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  
 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  
 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  
 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南唐書

王十八娘天寶閒宮人與太真寵相亞馬嵬堆玉十八娘  
 亦歸晉安故里明萬歷閒與閩人東海生冥會歌菩薩  
 蠻詞云妾身本是瑯琊種當年曾得君王寵領國鬪紅  
 粧人稱十八娘絳綃籠玉質織手金盤擘驛路起塵埃

驪山一騎來見幔亭集按東坡詠荔枝詞有骨細肌香

恰是當年十八娘之句或以為十八娘即荔枝也

詞苑叢談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閒以詩知名予

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

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

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

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予以此戲之也景山

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

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

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  
落不知所在其寄予詩始今三十五年矣予猶能誦之  
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  
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  
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  
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讐郎才如夢得多爲累  
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寄與竹枝娘  
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爲明時暫遷謫

便將纓足濯滄浪

六一  
詩話

宋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污狼籍卿  
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但方外之事須本路監  
司發摘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不  
實所損大矣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一人爲福建路  
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  
王耿不足以擒之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  
不喻時耿爲御史遂拜轉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  
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候校  
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泣曰福州之

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遂條陳數十  
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耿子不肖私納  
校玳瑁器皿泊至閩中耿至發校所言置詔獄事皆不  
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於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  
獄具謫淮南副使皆如許公料余嘗謂世之君子往往  
爲小人所愚而貴遊子弟閱歷未深玩好當前罔不奪  
目卒以貽累其父兄者詎獨一耿之子哉昔河東柳公  
玘嘆賈餗門客鬻釵釀禍作戒數端嗚呼此亦足爲數

端之戒也

東軒  
筆錄

盱江李觀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道山亭時正  
春營妓皆在後圃賣酒君謨因命以佐飲烈已不樂酒  
行衆妓方歌烈踰牆而遁觀座上賦詩曰七閩山水掌  
中窺乘興登臨看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趁  
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  
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  
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爲妖狐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  
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  
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復使弟子也

道山  
清話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夜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遂以君謨為蛇精

東齋記事

蔡端明與屯田員外郎劉異約婚後端明登禁從而屯田沒家益落劉世為福州候官人端明出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力以非偶為辭端明曰古人掛劍尚有心許吾與劉君氣義相求兩家之好雖在齟齬媒聘未行然一言豈可食乎今其所不足者不過謂奩具爾凡女家資遺迺悉自為治辦遂使其子旬受室以歸

莆陽人物志

陳烈幼嘗與蔡君謨同硯席後君謨鎮福唐勵精為郡嚴肅合境大化一日烈往見焉維舟亭下聞君謨之嚴察不往謁留詩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

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慙懃祝舟子移棹過前灘亭吏錄詩以呈襄威嚴為之少霽

翰府名談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

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



謨見之還輿罷燈

晁氏客語

襄為閩漕日禁絕蓄蠱甚嚴凡破數百家自後稍息八年

仁宗閱福建奏獄多以蠱毒殺人者福建醫工林士元

能以藥下遂詔錄其方又令太醫集方法之善治蠱毒

者為一編命參知政事杜履為序頒之嘉祐六年郡守

范師道乃牒諸縣各以其方雕板揭於縣門今碑猶存

云應中蠱毒不拘年代遠近先煮鷄子一枚將銀釵一

隻及熟鷄子內口含之待一飯久取出釵及鷄子俱黑

色是中毒也可用一方五焙子三兩木香丁香各一十

文甘草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用糯米二十粒輕

粉三分硫黃末一錢重麝香一十文右八味入小砂瓶

內用水十分同煎七分通口服須平旦仰臥令頭高其

藥須三度上來鬪心即不得動如吐出則用桶盛之若

魚脍類乃是惡物吐後用茶一盞以止如瀉亦不妨瀉

後用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鮮醬十日後服後藥解毒丸

三二丸補之更服和氣湯散十餘日平復解毒丸者如

人中毒十日以前則此藥可療五焙子半觔餽中蒸炮

令熟丁香三兩焙黃焦色預知子半斤一半蒸令熟一

半焙令黃色木香三兩一半炮令黃色一半焙過麝香  
三文甘草二兩一半炮黃色一半生用水銀粉一孟子  
朱砂一兩細研爲末右八件搗罷爲細末用陳米爛飯  
爲丸如彈子大用藥時研令細同酒一盞溫服紹興二  
年秋連江古田民有查佐等蓄蠱殺人其家來訴張守  
爲帥依條斷遣仍榜十二縣委保正副結五家爲保互  
相覺察知而不糾其罪與均仍頒勅令賞格散榜要處

八閩  
通志

蔡密學知福州日令諸邑道傍皆植松自大義渡夾道達  
於泉漳人稱頌之云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  
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

三山  
志

蔡君謨作福州太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  
疊疊峰峰前真宰讀書宮半巖冷落高宗雨一枕淒涼  
吉甫風烟鎖豹眠閒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  
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令人伺其所歸  
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惟一社屋爾意其社神

墨  
莊

漫  
錄

福州幽巖寺千人麴床君謨作帥因聖節遣人舁置使厨

久之院僧禱護伽藍神春會動無麴床何以聚衆施利  
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神聲諾而不見形問  
何人神對幽巖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麴床以歸公  
領之明日公庫中夜失麴床令問幽巖果已還院莫不

異之

泊宅  
篇

政和二年林瑗與衆砌永安門州產榕木河堤官解多植  
之治平四年張郎中伯玉令通衢編戶濬溝六尺外植  
榕爲樾歲暮不凋熙寧以來綠陰滿城行者自不張蓋  
政和中黃尚書裳時補其闕今定安宜興新河尚無恙

東南數里僅存數株矣

三山  
志

一拂居士鄭公俠別字也公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  
以爲言公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  
異州倅許景衡過公廬見其飲具皆白鐵旣去遺以銀  
器請易之辭曰不鬻則質之非貧家所常蓄也然喜賓  
客誨誘學者孜孜不倦客至無貴賤輒留與飲率不過  
蔬菜一肉適飽而已且爲陳古今忠孝之道聖賢立身  
之本家雖不裕於財嗇用而廣施未嘗有靳吝之色

建  
康

志

宣和元年一拂先生忽夢客有稱鐵冠道人遺之詩視之  
乃蘇子瞻也先生與子瞻同貶嶺外以風節相高見於  
唱酬子瞻在海外號鐵冠道人其詩云人間真實人取  
次不離真官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花菊庭檻  
盡松筠我友迂踈者相從恨不頻寤而嘆曰吾將逝矣  
作詩二首薄食延殘喘羸衣覆病身貧居避風雨仁義  
保天均似此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  
無一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授其孫而卒時年七十九  
侯

錄

鄭俠聞子姪誦考槃之義曰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  
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惓惓  
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俠嘆曰是何言與古之人在  
猷猷不忘君况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  
諉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爲君過也弗告者弗以告  
他人也其存心如此

福清縣志

古靈先生陳述古書法在蔡君謨之右學柳誠懸酷肖也  
烏石山平遠臺鼓山臥龍俱有題名鐫之石壁皆徑五

寸鮮有知其妙者

筆精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日纂

林槩本福清人徙居吳門嘗爲省試第一登載國史儒學傳其子曰希旦邵顏相繼俱登科級希爲樞密謚文節旦爲殿中侍御史邵爲顯謨閣直學士謚文肅顏爲光祿卿希之子虞中詞科旦之子處亦登第邵之子攄賜出身爲中書侍郎近世儒門之盛必推林氏云中吳紀聞

熙寧閒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二千遠應念

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了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

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閒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得省視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爲未安因

改爲三年之限

上庠錄

元厚之平生不喜處外外補多缺望及以給事中領長樂親舊祖道都門勉以東閩盛府百貨所聚永嘉之柑烏

石荔支珍絕天下厚之下車作詩謝之云丹荔黃柑北苑茶勞君誘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

是花

名賢清話

紹興閒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秦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滄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

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

十年前二十三上恢復初志感情如此而卒於不遂秦

檜之罪可勝誅乎

鶴林玉露

福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之則繼先之別名也

繼先世業醫其大父居汴師以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

王家及繼先幸於高宗秦檜擅權賂上左右以固寵繼

先實表裏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埒諸大帥率父事之

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願爲養子遂帥金陵

檜欲貴其媼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

乘閒爲檜請諸子金紫盈門依憑城社中外不敢議者三十年紹興辛巳六月邊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爲南遁計都城爲之騷然劉武忠錡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繼先言於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邪會金亮索我大臣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怪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上怒詔婕妤歸別第孫莘老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上色猶憚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人言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福州子孫勒停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太悅先是繼先聞詔多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迄今其居華棟連甍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析至不能家世謂其

致不以道宜於厚亡云史程

宣和初福州閩清令莆田黃琮不畏強禦時與道教郡守黃晃仲尚書常使十二縣持疏斂之民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數百萬乃自詣縣以已俸四月輸之內臣廉訪使者數千以私皆拒不荅常切齒思報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以濫惡之言詆琮一日侍徽宗問汝在閩時知屬縣賢令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唯憶琮一人姓名極口稱贊之即日有旨改京官通判漳州內臣出大悔乃知吉人之報轉禍為福也如此夷堅志

永福梁宗範字世則年十三時母携以謁縣宰見其丰神秀整遂問所能宗範拱手對曰某初學詩宰以畫竹絹扇命題宗範援筆立就云團團繞扇阿誰縹露出琅玕三兩莖密葉旋從人意長纖枝全藉筆毛生翠筠不動風常在勁節無根色自榮只恐半天雷雨夜化龍應向手中成宰大奇之後登重和進士永陽清氣錄

高南壽福州人赴省試道出衢州境憇大木下聞有人聲喀喀出於後回首覘之一男子方投繯氣猶未絕為解索酌水灌救移時而甦云是開化弓手尉逸一妾遺跡



捕盜知爲他郡牙僧轉賣欲辦取贖欠錢三萬家業窮  
空而子姪婿皆充役若徒步歸報必遭譴怒寧以身就  
死不貽家禍也高惻然傾囊貲三十千與之遂行是歲  
中科調開化尉旣到官詢所救之人亡已久矣邑有兇  
盜劫巨室州督捕甚峻期以必得高大窘獨步小亭旋  
繞百匝未有計忽有拜於階下者驚問何人曰官人無  
怖某乃昔年蒙恩再生者今雖死念無以報德偶知寇  
所在故來告其人方醉臥郭門外神廟中宜亟往擒之  
高卽集部曲出門鬼導於前至一大廟羣盜祀神飲福

醉寢遂悉縛之不遺一人高用賞格改京銜

夷堅志

胡澹菴乞斬秦檜貶盧溪先生王廷珪以詩送之曰癡兒

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中

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

膽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爲四海之行名若泰山

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

澤之車亦貶安遠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

子扶掖上殿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

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

太后避寇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寇至太后  
 驚悟即命開舟章貢寇果躡其後不及而還事定特封  
 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  
 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迓佞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  
 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鶴林  
玉露

蕭公國梁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  
 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蕭  
 公為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沛金  
 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

當先無汗馬之勞勸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

事至今膾炙人口

游宦  
紀聞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被逐韓平原  
 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  
 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詞曰左手旋乾右轉坤  
 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  
 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

中程史按書影云器之成是詩墨未乾而壁已與去  
器之恐易服逃去變姓名侂胄誅始成進士此云侂  
 胄不之罪  
 未之考也

鄭僑丰姿秀發邑尉見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  
 門下既而豫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  
 其妻挈累扶櫬相遇於中途僑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  
 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  
 死無餘資吾携百指扶護而歸衣衾斥賣殆盡方以不  
 達鄉井為慮况黃甲少年當結鼎族吾且行矣善為我  
 辭僑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

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遂我志秋毫白  
 齋不敢聞命也遂定婚於邂逅閒分攜慟哭而別某氏  
 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御沒齒無閒言公登從橐夫  
 人尚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美  
 筆墨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以自省

哉游宦紀聞

三山蘇大璋顛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為第十一人數  
 為人言之以為必如夢吉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  
 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

究治之及中號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

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

卷易之衆皆以為然既拆號則自待補為正解者大璋

也由正解而易為待補者乃投牒人也次年蘇遂冠南

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游宦紀聞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為盛事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

元余復皆三山人紹定己酉省元陳松鶴狀元黃樸皆

福州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為希濶之事齊東野語

黃直卿與李傳道字貫之隆州井研人書云向來同學之士今凋零

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柄三山人楊志仁復福安人林正卿學蒙林子

武夔孫俱三山人李守約閩祖李公晦方子俱邵武人江西則甘吉父節

黃去私張元德洽江東則李敬子潘胡百諒涿蔡元思

浙中則葉味道賀孫潘子善時舉黃子洪士毅其先莆田人大約不

過此數人年來得尊兄并太守陳寺丞必莆田人相與接續

尤覺此道之不孤也勉齋文集

鄭所南工寫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所

南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畫一幅自題其上云純是

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又過齊子芳書塾

題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題寒菊云  
禦寒不藉冰為骨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義之發於詞

章者多類此連江縣志

徐範字彝甫慶元中與楊宏中劾韓侂胄編管遠方禁錮  
志乘及綱鑑稱為六君子然未傳能詩也嘗登太行山  
云茫茫遠樹隔烟霏獵獵西風振客衣山雨未晴嵐氣  
濕溪流欲盡水聲微回車廟古丹青老碗子城荒草木  
稀珍重狄公千載意馬頭重見白雲飛範登嘉定進士  
通判澤州官終朝奉大夫實勅族祖也詩所傳者僅此

耳筆精

潘昉廷堅以豪俠聞與莆人王邁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  
公筠後以韶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  
名為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為福建帥司機  
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于市人以為仙嘗約同社  
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以白既而盡去寬衣脫  
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眾  
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酒行令曰有能以  
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眾拜之廷堅被酒豪甚竟脫

巾髮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  
 嘆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畧不  
 懣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卽臥病而殂  
 旣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  
 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  
 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才生便直梅到  
 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  
 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其元氣兮  
 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  
 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  
 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  
 民彝正此謂也予少侍先君子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

矣齊東野語

畢狀元漸使福建日嘗過羅源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  
 南華洞年已八十餘以詩迂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  
 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云兒童聞說子山名  
 將謂先生是古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巖前猶見玉精神  
 南華久徹逍遙夢堯率重來自在身携得新詩天上去

不教辜負到全閩

小草齋詩話

林學士錚紹興十八年登第調授某縣尉夢至一宮室見道人衣冠丰儀如神仙中人告之曰君異日居官宜好生惡殺若能談笑閒全活數萬命陰功不淺林唯唯寤而莫知所以但想憶其貌常若在左右乾道末爲涇縣宰因檢按水潦見一小廟入望神像與昔所夢道人無少異仰視碑額則爲琴堂先生廟前有清溪高臺臨其上臺下小魚千萬計所謂琴堂魚者漁人網取漬以鹽邑官需索無藝用爲苞苴土宜恍悟二十年所夢白府

牧魏公罷此品及林去復如初

警心錄

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沉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福州人也家在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寘腰閒島人引見其主夙好音樂見笛大喜留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復又妻以女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爲中國人忽見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此岸甘棠寨巡檢以爲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邱鐸文昭招予往視之其舟剝巨木所爲

更無縫罅獨門一竅出入內有小牕濶三寸許云女所居也二男子皆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疎秀但色差黑耳子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泉州提舶司至今爲恨

云夷堅志

陳魯福州人十五喪父廬於墓側有一黑鳥如鴛鴦爲鷹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羹糝以畜之里中有富民得心氣疾求得是鳥肉魯不可曰始鳥之吾投也吾

固活之今以財棄之是不若不救之愈也養之一年毛羽成就乃以綵線結其羽縱之去鳥迴翔盤轉鳴聲哀慕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父爲山東尹坐誣謫戍因喪其明魯往視之世父曰兒來意甚厚然此轄戎者嚴急有一餘丁必令操習兒不得歸矣匆匆與銀五兩乃誤持其準僅五錢魯自念伯窮老不應再索遂行途中爲人談命擇日賴以自濟行至仙霞嶺雪甚迷不知道腹又虛餒自分今夕死矣須臾有一黑鳥起於前嗚呼盤蹙不已魯祝之曰果吾所養當信我往如誤鳴繞吾身



不誤者則直飛為導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之行三十餘里夜向分始逢一舖噤不能言以手擊門者主人出疑為鬼物掖之入曰人也圍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曰福州曰福州有陳魯孝子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主捧魯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吾汝父之執某也因告以來故相與洒泣明且視樹上黑鳥翅綵尚在共拜之因嘆天之恤孝義殆不薄也

勝覽餘談

宋季福清有三老政和閒林雄年百七歲紹熙中林洞年百十七歲竝恩授迪功郎張魏公浚名其堂曰冒壽二子俱九十餘同時者有吳齊年九十三亦恩授迪功郎又蔡伯侁三歲舉神童年八十七卒林瓌年九十卒同上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即壞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

遂空 孫公談圃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猶

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問巷表之  
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  
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勢豪奪子

孫不絕如綫南村輟耕錄

宋陳北溪有子名韓年方十一陳令其追陪晦翁器度英  
偉晦翁出一對試之曰一行朔雁避風雨而南來韓即  
應曰萬古陽烏破烟雲而東出晦翁大奇之謂北溪曰  
此子氣象不凡異日名當見烜赫後果為龍圖閣學士

鶴汀私抄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玉帶佐酒憲使舉

盃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之也願賜以詩先生負海內  
重名雅畏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云齒齒  
池邊風滿衣木樨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  
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南村輟耕錄

永福邑東有獄官乃吳太傅經叔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  
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事黃公龜  
年即領畧立解手帖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儷百順勾  
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筆法高

古太傅初見公畧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既而雙美吳始大說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

游宦紀聞

宋寶慶二年有合抱樟木長二丈許浮於永福石壁溪口經年不去鄉人黃姓者異之取至其家議欲雕長眉老佛二像適有遊僧自言精於雕刻遂舁木樓中令去其梯但多具餅果以給朝夕既十餘日樓上寂然登樓視之餅果具在僧已不見二像雕刻精好非人工可及黃乃以其一送妙峰寺一送方廣巖元初候官陳億翁有題方廣巖老佛自製詩云青蓮非妄亦非真自刻旃檀度世人昨日龍山親接待祖師面目本無塵正德間僧徒散逸法相剝落萬歷己丑道人郭清昏夜登巖見一老僧前懸一燈趺坐誦經清至命童子汲龍頭水烹石花茶以進味甘美清告以饑復命童子進蒸餅數枚因語清曰貧僧居此有多年矣近為頑徒破壞遂致狼籍明年有檀越至巖當復興清參請元機僧揮塵高談如翻河水頃之天漸昏爽遂不復語清諦視之乃老佛木像旁侍兩童子而已清大驚下巖累月不饑口中常有

香氣晉安逸志

能仁寺護山林神其先寺僧乃生縛獼猴以泥裹塑謂之  
 猴王歲月滋久遂為居民妖崇遭之者初作大寒熱漸  
 病狂不食緣籬升木自投於地徃徃致死小兒被害尤  
 甚於是祠者益衆祭之不瘥則召巫覡垂夜至寺前鳴  
 鑼吹角日曰取構寺衆聞之亦撞鐘擊鼓與之相應言  
 助神戰邪日甚月盛莫或之改長老宗演聞而嘆曰汝  
 可謂至苦其殺汝者既受報而汝淫及乎人積業轉深  
 何時可脫為誦梵語大悲咒資度之是夜獨坐見婦人  
 人身猴足血汚左腋下旁一小猴腰間鐵索繫兩手抱  
 穉女再拜於前曰弟子猴王也久抱沉寃之痛賴法力  
 得解脫上天故來致謝復乞解小猴索演從之且說偈  
 曰猴王久受幽沉苦法力冥資得上天須信自心元是  
 佛靈光洞曜没中邊聽偈已再拜而去明日啓其堂施  
 鎖三重蓋頃年曾為巫者射中左腋以是常深閉猴負  
 小女如所覩乃碎之并部從三十餘軀亦皆烏鳶梟鴟  
 之類所為也投之溪流其怪遂絕永陽清氣錄

柯垓年十九歲自鄉試回與諸人同行途從方廣巖謁神

主僧者前一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  
 十九歲官人來及期果見其人詣巖主僧揖坐後問誰  
 為十九歲人遂以夢告是年柯果鄉薦次年登科果如  
 其言後官至司農簿

游宦紀聞

永泰俗嗜屠牛徐確為尉時禁止甚嚴會令之子病思嚼  
 牛心屠者不得已市一犢且將鼓刀犢逸嚼刀徑趨尉  
 治確適在縣廳犢亦走庭下確驗問為治屠者送承天  
 寺為長生牛提點刑獄祖無頗刻石記其事

壺山集

宋慶元閒嚴僞學之禁朱文公避迹至連江入安中里仁  
 山留數日主人禮奉甚周公命取廳門書大學聖經其  
 上謂曰留此為禮義之報遂行後鄰村瘟疫豺虎數見  
 仁山獨經數百年無患以有公所書聖經在也至明萬  
 歷閒劉令希夔聞之取以去然其地至今災咎亦不常  
 有云

連江縣志

李筠溪彌遜有遺跡在臨漳朱文公嘗跋云觀妙東楹李  
 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  
 能去然歲久剥裂又適當施供帳處後數十年當不復  
 可讀矣別為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閒庶幾來者得以

想見前輩風度李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  
慶歷已卯正月甲寅朱熹書夫李之見重於文公如此  
其人品亦可知矣

連江縣志

褚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  
死爲已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他邑尉者亦獲  
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  
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  
爲從者曰此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所至皆  
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愧於心如此

放翁入蜀記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  
有志不屑爲舉子業閒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鷓鴣化  
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  
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  
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  
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  
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  
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  
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邑亦同里

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竒之  
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閒與交趾隣近境有棄地百里每  
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  
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  
因納爲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  
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  
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

陳合惟善僉樞云

齊東野語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貧居閩之深山業耕以自給忽見  
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將噬已因竊念曰白蛇白  
鼠豈寶物變幻耶歸與妻謀而同再往蛇尙留宿未去  
見其夫婦來回首溯流生尾之行數百步入一巖穴中  
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瘞治  
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算生掇取疇零仍  
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用事薪隣家疑其爲盜其娣  
夫爲吏者詢之不敢隱餽白金五錠吏無厭訟之官生  
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之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  
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具申白

之寶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  
任滿他適其妻徙至楊下一夕聞繞楊風雨聲頃刻而  
止頗怪之夫婦共取視鏞鑰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  
子夫婦終老巨室

輟耕錄

陳有定元末倡義勤王太祖恨其不歸附置之重辟高岱  
王世貞郭造卿嘉其忠各爲立傳有定據閩有功於閩  
閩郡志皆出林宗伯司空之手林氏世沐國恩自不宜  
爲有定作傳得數君紀之寶不泯其忠義耳有定雖起  
行伍而亦能詩送趙將軍云縱橫薄海內不愴別離顏  
幾載飄零意秋風一劍寒及被收之後作詩云失勢非

人事重圍戟似林乾坤今已老不死舊臣心

筆精

元至正末陳有定據閩入寧德過樓雲忠烈祠入謁叩已  
當爲天子神懸箕書詩云將軍何事訪山家火冷爐灰  
謾煮茶若問聖明吾豈敢只能療病與驅邪有定不憚  
而去

長溪

瑣語

吳海閩縣人知元將亡隱居不仕與潮州路總管王翰遊  
相得甚謹兩人誓不事二姓海旣屢召不起而翰亦屏  
迹永福山中太祖聞翰賢必欲致之令有司敦逼就道



海聞之卽白衣冠往弔未至舍得翰書與訣曰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宗絕祀良可耻今年辟書新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了却君親恩海語其使曰歸語而主吾來殯爾矣入門而翰自刎故世傳吳處士逼死王總管

也

東越文苑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喬仙名青云係元人曾舉孝廉建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事頗驗又時顯靈異能於空中致竒花佳菓忽月餘不降遺玉笛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吹然吹之不成聲夜半喬仙於空中弄笛聲音嘹唳數里內皆聞之復有異香繚繞時屆秋仲庭梅數株一時吐葩明晨笛遂不見

見聞錄

福州府志卷之七十六

外紀二

明洪武中遣江夏侯周德興視海防倭侯轉委福州右衛  
指揮李彝彝索賄無厭民怨之福清林揚者素任俠尙  
氣節乃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畫圖以奏且言海壇山本  
一孤巖外通琉球一晝夜內接鎮東城三晝夜巡司只  
畫一寨烟墩悉行抹去太祖覽圖下旨曰各省孤巖人  
民旣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可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  
住給官田與耕宅舍與居於是福建廣東暨澎湖三十

六嶼盡行調過以三日爲期限民徙內後者死民倉卒  
不得舟皆編門戶牀簣爲筏覆溺無算時海壇已墟而  
田稅五千餘石錢三十餘萬及雜徭皆如故鞭笞囚繫  
者無虛日民多鬻子女至有雉經者揚奮然曰傷我海  
頭民不死海且死賦耳乃詣闕上書言狀詔逮彝及揚  
令守臣閱實具奏彝懼投繯死守臣遷延不卽報至宣  
德初報上詔釋揚下旨凡孤嶼調移者其產業稅銀及  
雜役俱免一半於是閩廣潮浙之人皆頌揚德揚之子  
孫科第累累不絕云閩書

洪武三年庚戌首開鄉試閩縣陳信元進士以淮安學中  
式林文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則是元進士明初不  
入於進士之列也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復中建文已  
卯舉人則是元時縉紳明時與諸生等而仍得入試闈  
中也閩書

胡鼎字宗器候官人總角穎悟修潔寡言洪武閒嘗遊庠  
庠韻頽不合得告歸遂不復往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  
史相與言宜得如胡掾者於是爭羅致鼎鼎在憲署弗  
爲聚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僉憲分司於泉孫克惡而

貪饜莫敢與計事鼎摘其奸利骹法數事飛章劾之孫  
竟得罪諸長佐每視鼎盱眙曰斯史胸藏陽秋吾可弗  
自檢哉滿憲府考內選叙用會尙膳監選清慎史遂得  
官七品階從事郎鼎晨入暮去進止有常所儀觀清偉  
青宮嘗過見之問郎選何曹左右曰此光祿胡署丞也  
日送咨美久之

掾曹名  
宦錄

無錫浦舍人長源聞閩人林子羽老於詩學欲往訪之而  
無由以收買書籍至閩子羽方與其鄉人鄭宣黃元輩  
結社長源謁之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

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子羽遂  
邀入社因避所居舍之日與唱酬

林廷綱洪武初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寵遇日隆嘗侍遊  
江閒殿太祖首唱二句曰江干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  
燕子泥公承旨足成之曰雉尾曉開紅日近龍衣春濕  
綵雲低旌旗影裏貔貅息斧鉞門前騏驥嘶簪筆詩成  
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作春江漁父圖親題  
於殿壁閒曰浩蕩乾坤一釣圖絲綸終日倚菰蒲桃花  
浪煖魚堪膾桑柘春深酒可酤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湖

真與世情疎熊羆不入君王兆四海於今誦帝謨後改

名恒忠閩小紀

永樂閒閩人葉宜知衛輝府適有蝗災宜禱諸城隍忽群

鳥飛食蝗盡鳥死宜令盡收死鳥穿大穴封葬之為文

以祭號曰鳥塚名勝志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吏而置身青雲者况鐘外不可

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連

江縣孫瑛任吏部郎中候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

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

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閩小紀

鄭居貞河南左叅政永樂初坐與方孝孺友善論死方孝

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作鳳雛行贈之曰翩翩紫

雛羽翻備五彩徘徊于伊翔餘音散江海於是覽德輝

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嵯嶇羣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

息飲沉瀜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

長白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右坐黨死者七人劉

瑞王高鄭公智鄭居貞林嘉猷黃希范廖鏞夫君子以

同道爲朋古固有耻不與其黨者居貞諸公不廢君臣之義又全朋友之交不亦烈丈夫哉

羣談採餘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御史還家官橐有十擡士紳疑爲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知之微笑令取凡案開諸笥皆圖籍也於是出圖籍案上置空擡於案下屋本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以此觀之當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闔郡風尙可知矣

閩小紀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

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稭而又以稭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閒英才也遂爲會元而循居三王翺

第五

瑣綴錄

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年十四舉於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舉宏治辛酉榜福州林庶常文稭亦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閩小紀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瀚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泉山九子庭梲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

庭枌慶遠守庭珍潮州司理庭棉子炫通叅庭機子爓  
大宗伯烜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尙書而他廕  
叙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庭機以大宗  
伯晚年歸里與大司馬馬森少司農林應亮竝輿出值  
爓至拱立輿旁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兒  
子於禮應侍立下輿過矣拉之升輿去回視小宗伯尙

恭立久之里人誇爲美談 閩小紀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戊戌狀元李騏俱長樂人耳談謂馬  
母後適李復生騏子嘗屬長樂令呂素巖詢其邑中前

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日  
當時亦無增馬爲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記類多不經如  
此騏卽一母所生方且爲母諱何至以前夫之姓爲名  
公然暴母之短耶不辨明矣 閩小紀

閩林誌避雨寓染房得其染賧漫閱之匆匆而去越二日  
其家回祿索賧者紛然莫知爲計林復過之曰我能記  
之取筆疾錄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  
禾周鼎讀百韻詩一遍卽誦又能從未倒誦亦絕世之  
資矣而功名不顯蓋有別才也

林公鏐永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玉壺冰五字褒之入覲乞致仕歸其友戴宏齡素方嚴慎許可稱公有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乎戴曰乃公饒爲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又知足也公爲上猶令山東寧海州守俱乞歸展墓見許祖制之優卹外官乃爾

成化中候官吳師禹結屋吳巖每月夜載酒呼漁翁十數輩酣飲高歌至嘉靖閒吳已物故士人張君壽者舟泊吳巖忽上流一翁盪漿而歌曰蓼香月白醒時稀潮去潮來自不知除却醉眠無一事東西南北任風吹君言刺舟與語翁曰我吳師禹也邀君壽至其家酒行復賦詩云世路無媒君莫悲倚欄看取牡丹枝姚黃魏紫俱零落能得春風有幾時夜闌就寢旦覺乃在叢莽中所賦詩箋觸手成灰矣

明詩綜

唐漢徵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一鬼共語一鬼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嚼斷不關今夜啼猿又一吟曰饑鳥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髑髏戴土生春草旣復相謂曰



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越旦漢侯之水滸果有戴釜而濟者漢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夜二鬼復語曰今日鐵帽生乃爲唐叅政所救奈何唐聞大喜遂請道士作章度鬼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來謝後果官至叅政

閩小紀

閩忠懿王及夫人任氏初葬於閩縣靈岫鄉鳳池山後唐長興三年改葬永福山卽今之蓮花峰是也後唐賜神道碑張文寶撰文宣德四年有種屯軍三十人將王家盜發墻門堅甚只從上角鑿破一孔以巨繩腰一人先

下忽中絕呼之不應衆愕然乃以松脂作把燃火光照墻中用長梯魚貫而入見先入者死矣墻制廣如屋前祀王像棹列五供爐瓶燭臺皆以金玉爲之後寢紅棺一蓋王與夫人也隨將器物珍寶盜出死者之妻夢其夫泣告發冢時先入被大蛇咬死欲分盜物一半其妻以夢告羣盜不肯告於管屯百戶王傑傑受賂不問復告於懷安縣典史朱玉玉得其金鐲玉帶又不問遂告於憲司副使李素魯僉事鄒穆窮治其事捕盜繫獄典史大怖以爲匿帝王物欲自縊或教其自首罪可免盡

將金鐲玉帶呈官時有生員王琨告稱係王後裔認其物有司未之信及閱其家譜墳中物俱載焉照譜追物物畢出舉王畫像懸於堂上只見方面大耳巨目弓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四圍朽蠹已盡中獨如故諸公異之內一水碗其底寸許如橄欖然瑩如金色不識爲何寶召回回辨之曰此玻璃碗也墳中盜物藏庫以什之一併畫像與王琨領回王墓官爲修治後琨仕至松陽知縣王像爲縣丞劉鑑借去不還蓋王之女適劉之祖也琨告憲司追出併玉帶一條花大如掌宣德八年進御府時庫役鄭浩督修治親見墳中懸棺推之卽動棺蓋爲盜所開隨卽封固墳前石人石獸製極工巧嗟嘆久之乃爲詩曰蓮花之峰高入雲巍峩下有前王墳松園翁仲如相語草暗麒麟似出羣當時卜築嗟埋玉春色開殘紅躑躅曉雨初晴叫鷓鴣寒烟欲掩遊麋鹿憶昔朱連兩構凶層城如昨霸圖空故宮總付蒼茫外羨道都歸寂寞中寢園秘器期千古宣德初年發行伍金鑪瓌碗落人閒玉帶眞容歸御府吾聞發者三十人一人墜死其妻嗔互相告首殞囹圄無人得脫王憾伸所

幸官司卽修繕舊時塋域皆安奠富沙派出來中州蘋  
藻時思致明薦維王秀挺英雄姿保障東西建鼓旗軍  
中王氣誠非偶五百年來德政碑古松老樹多遺愛濯  
濯英靈宛如在後來勿學屯田軍踏破苔花慎勿再

林謹

夫識

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樑上二鼠相鬪忽墜  
爲二老翁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旣而有二  
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詞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  
少世閒人都被紅輪誤又歌去去去此閒不是留儂處

儂住三十天天外天玉皇爲儂養男女酒旣闌廼合

爲一大鼠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晉安逸志

許天錫在詞林以能詩爲李長沙所知嘗題詩車盤驛丹  
青閣有青山當面似無路黃犢出林還有邨句今閩中  
諸集皆不載黃門此詩故知先輩名章麗句湮沒不傳  
者多矣爲之三歎

黃門奉使安南却其贖賦詩云菁茅又喜重包貢蕙苳何  
須滿載歸比歸劉瑾疑其金多不知其不受餽也黃門  
之死瑾矯詔逮問潛遣人殺之而撰府志者或謂其自

殺或謂是夜尚草疏皆謬當以世宗實錄爲正鄭少谷  
詩云風流不見許黃門遺字丹青閣上存却留詩句草

盤驛黃犢青山何處邨

靜志居  
詩話

正統十三年沙尤寇鄧茂七作亂僭稱王號僞署官職攻  
陷沙尤二縣八郡爲之騷動方其劇皆福郡城中起編  
戶守城盛爲之備村落居民皆扶老攜幼入城日以千  
計號啼載道詔遣兵討之以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  
某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賊猶未下  
十四年復命寧陽侯蔣懋爲總兵保定伯梁班平定伯

陳懋爲副總兵都督范雄都督僉事董興爲左右翼總  
兵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刑部尙書金濂叅贊軍務是  
年茂七爲亂兵所殺寧陽侯官軍駐郡城中分處居民  
率一家供二軍月餘勦其餘黨始平先是有某御史編  
鄉民總甲之法復有都總甲家置兵器茂七頗驍雄爲  
都總甲得衆甲推服豪橫旣久因謀作亂夫是法之設  
本以禦盜其弊也適以資盜立法之不可不慎如此

通志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司副使邵其領兵失機監軍金尙書  
濂爲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來

急索邵斬之邵竄入後幕時周鼎在幕中視邵之貌曰  
公殺氣定矣飲之以茶匿於牀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邵  
曰可少逗二三日蓋軍中之令凡違制者遇見卽殺稍  
緩則不問人之死生亦有數矣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

制寓圃雜記

林氏門第之盛甲於三山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建屋樑  
橫於戶侍女騎之而出匠罵之女曰何異閣老尙書不  
此中出耶公異其語召欲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  
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蓋書數字爲據公命取側理女

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竒之遂書舉男以機  
名女以緞名後舉男是爲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

絳緞至今尚藏其家

閩小紀

王陽明先生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  
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  
至閩福州界比登岼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  
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  
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  
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

異人嘗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  
 二十年前會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  
 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  
 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虎  
 嘉靖閒閩龔大司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壻林世璧同遊  
 鼓山風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逡巡遜讓林時已醉  
 奮筆題詩畧不停思文藻橫逸公及諸客讀之至眼中  
 滄海小衣上白雲多句擊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復題  
 林詩至今尚存壁閒寺僧寶惜墨色如新最後徐孝廉

惟和讀之有詩云閒尋老衲叩禪堂墨跡淋漓滿上方

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兩茫茫蓋引林語也  
閩小記

候官吳仲和鏘舉進士宰揭陽流寇陷治謫南海衛幕時

陳白沙唱道東南仲和往叩之適送一閩帥出遂投刺

陳以其銜幕也竟拒之仲和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蹟

荒蕪野鳥庭中獨自呼欲向白沙問真處越人曾笑楚

人愚復見壁閒懸漁父曠網圖又題一絕云扁舟一葉

抵天涯罷釣歸來曉晚霞莫道水邨兒女拙也曾梳洗

插金花書畢而去白沙見詩悵恨追之不及堅瓠集

鄭善夫嘗雪中遊大台美髯白皙毛褐筍輿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為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者聞來湖海遊雲端尋雁蕩雪裡過台州白業藏賢達浮槎近斗牛豐干謾饒舌太守是閩邱閩小紀

嘉靖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雷震萬歲寺定光塔火光照耀數十里塔有鐵鼎覆之頂有識云諸天及人無由見鼎地搖三日天雨四花土田三變今古同時屠人握閩雨衣三拜梁天監四年書相傳宦閩中者上官日從城西西入入南門郡中必有火災未火前一日四明屠僑以左藩來任從南門入眾謂城中必遭回祿至是火發屠昌雨詣萬歲寺拜禱皇遽不及設氈以雨衣藉地三拜而塔頂鐵鼎忽墮地林志

嘉靖丙寅馬大司徒森督漕淮上一夜夢儀衛葆蓋甚盛來迎公問之對曰揚州城隍來請公耳公曰我陽官也冥司何為召我對曰未也第請君相見敘次此中城隍一歲一遷凡十五遷始到公耳公領之聲諾而散至萬

歷庚辰公謝世相距十五年也馬恭敏遺事

日者以干支定人禍福起於唐兵部員外李子平然干支生尅之外又有微妙難言者吾鄉先輩按察使王應時年月日時皆屬火於法當不貴有精此術者疑其生於江海之上公曰時雨潦方漲大水入屋母夫人架板於水而生耳蓋干支雖極燥而適逢大地真水足以相制反爲顯貴又陳紀官僉都御史與一水夫八字皆同一日者研精兼旬方請曰公生時當在星斗之下不然弗貴驗之果然太夫人媿公倉皇露處於園圃中也以此觀之干支卽甚靈又有別解矣

槎上老舌

林鈇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鈇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鈇鈇亦不識也官至御史

武宗時僉憲林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纘家口咸匿船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船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攜之時護謁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



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  
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  
宗有禁上曰林某浼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  
懼亟與文纘謀覓善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  
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  
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亟攜兒去不久又休  
致歸杜門課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  
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  
人謂須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

適在寓以爲詢已也急出慮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  
老年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纘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  
從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  
竝所生時日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寓中攜  
歸鄉文纘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文纘  
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沒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蹶  
文纘與分宜爲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  
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所僅見者

紀

馬恭敏森之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寶若拱璧  
 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公呼婢奔避自抱死兒  
 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公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  
 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  
 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昨非菴口纂  
 馬公森精算術天下糧餉解部自一萬以至毫忽但於掌  
 上輪指算之無或遺失里中故事凡九卿官林下乘明  
 轎出入公獨蔽幃幄以父母之邦不可行避人也姑某  
 老而寡每三日一謁見及必趨不敢於姑之門登與

秀才時猶姓裴後復原姓有祖媪郊居當公既貴仍呼  
 裴五秀才元旦坐受公拜立茶而別以為常萬歷癸酉  
 公老矣時鄉舉門人某在棘闈閱卷欲物色公諸子公  
 力卻自矢於天日江西總兵朱嘉謨都司賈勇向皆漕  
 卒也因公薦拔至尊顯迨公歸一人於玉山驛私致饋  
 金三十兩且曰謝政家居不足為清德之累公峻拒二  
 人泣拜以去噫以上數事雖范文正司馬溫公豈能上  
 下哉然公經術與撥亂之才尚難枚舉槎上老舌  
 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未決

聞里能以箕名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箕旋轉  
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萬里縱橫  
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雨暗關河  
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迫於朝命遂出破賊後  
果為趙文華所譖棄市閩小紀

鄭堂字汝昂太守珞之子為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  
號雪樵山人時正德改元郡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  
衝其前導守怒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即書數苦  
字太守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即書成之曰苦苦苦苦

苦天上皇晏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  
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

閩小紀

鄭堂能詩捷於占對武廟初荒遊無度人人有社稷之危  
閩僻於一隅鎮撫藩臬諸公日逐燕遊畧無介意時元  
夕大燕鼇山燈堂題一聯云鼇山北聳今宵樂聖駕南  
巡何日還諸當事因感思曰書生有國家之慮吾儕尚  
不省乎遂屏迹不出太守唐詢惠政及民人無有不德  
之者時喪妻將殮而日不瞑堂自贊能祝之即高吟一

絕云夫人懿德玉無瑕四十年來鬢未華何事臨終兩  
行淚恐教二子着蘆花遂瞑公感慟之後終身不再娶

高齋  
筆記

廣陵宗子相爲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僚屬生儒赴弔於靈  
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臥龍龍江夜夜採芙蓉  
我今先跨晴虹去遲爾崆峒第一峯又一謫人間四  
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烟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待  
舉鞭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迴獨留明月  
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閩小  
紀

明林雙溪錦多權術當分憲粵西時黎酋不靖錦時取所  
斬賊首入於讞囚日命烹熟進案上快噉之賊聞破膽  
其實所噉者乃麩爲之非人首也及謝政歸夜宿一驛  
有強寇數百人將爲亂錦知之時僕御僅二三十人不  
敵乃燎燭端坐洞開重門取點軍舊籍命從人戎裝聽  
點迴環不絕寇遠偵聞喧聲竟夜不知虛實遂不敢發

連江  
縣志

王十竹德溢按粵東時入境月餘寂無聲息一日臺前忽  
榜一聯云鐵印初開壯士胸中三尺雪繡衣已到賊官

頭上一聲雷貪墨皆奪魂乃陳旨計吏立兩木書貪廉  
 字令所屬自審廉貪各就其下有一縣令初立廉之下  
 已又向貪而立問何故對曰職初入官清操自守一介  
 不苟故廉後上司責賂切不得已為免罪計剝民以媚  
 上故貪德溢因詰責賂者令一一指明鞠實皆疏論逮  
 治一時官方肅然

連江縣志

福清諸生韓夢雲嘉靖甲子過石湖山見遺骼掩之其夜  
 夢一麗人自稱王秋英字澹容楚人也元至正閒從父  
 之任遇寇石湖山投崖而死今感掩骼之恩願諧伉儷

自是數日一至詩詞甚多明年寒食夢雲攜鷄黍奠其  
 墓秋英出見韓作瀟湘逢故人慢一闕云春光將暮見  
 嫩柳拖烟嬌花帶露頃刻閒風雨把堂上深恩閨中遺  
 愛鑽火留飭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心拏壺提壺鬪草  
 踏青盈路子規啼蝴蝶舞遍南北山頭紙灰綠醅奠一  
 邱黃土歎海角飄零相陰淒楚無主泉局也能得有情  
 鷄黍盡角聲吹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遂與夢雲歸產

一子萬歷癸巳年自言緣已盡揮涕而別

詞苑叢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召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為題即

應聲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  
風霜裡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

進卽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更名章

閩小紀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持紅

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上題茂

陵風雨四字自以爲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蛾眉篇因

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悲之句

同上

箕仙之下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卽有紫姑之說矣

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卽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

皆由於遊戲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旣久似亦有物憑

焉蓋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禍福閒有奇中卽作者亦不

知其所以然也余友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歷庚寅辛卯

閒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

詐箕降言陳真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卽立

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

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

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

驛鐵馬舖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

數人者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公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

福建稅監高宗薦布政使陳性學立劾巡撫居閩十餘年  
廣肆毒害四十二年四月萬衆洶洶欲殺宗宗率甲士  
二百餘人入巡撫袁一驥署刃劫之令諭衆退復挾副  
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等至私署要盟始釋一驥拘同  
知陳豸於署者久之事聞帝召宗還令出豸而一驥由

此罷

明史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鴟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  
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  
忿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堂僅以身免其黨三十七人  
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戢矣高宗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  
家後因怒一諸生之父廷朴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  
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宗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極力  
救之且以軟語啗諸生乃散而宗虐燄遂大減曩時所  
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爲首時  
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

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家者王武部宇爲首  
家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廼入北  
太學避之遂登高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不顧身一也  
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未褒必祈  
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修郡志矣達官之祖父不  
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  
於廣納苞苴田連阡陌生負穢名死汚齒頰者猶媿媿  
相勸不置或遠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

必從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辯  
不已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陰敗其事及未成  
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  
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翁正春年四十一及第是科內閣取進御第一洪啓睿也

未唱第洪夢清源山神與五虎山神戰不勝帝竟以翁

易洪而置洪二甲第一夢之驗如此

科甲錄

閩縣徐棉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  
食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



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卽興公慢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然則星命之說可

盡信哉

閩小紀

福唐郭造卿建初所爲燕史無所不囊括卷帙甚多縮其半而爲永平志而世猶不能盡傳也又縮而爲盧龍塞略二十卷蓋僅存十一於千百耳而於塞上故實山川阨塞甲兵錢穀夷虜情形諸戰守具靡不臚列一開卷而塞事瞭如指掌非但有禪掌故抑亦籌邊者所宜知也

郭建初居盧龍三年而成燕史甚博甚辯又甚核甚麗且以瀋墨餘汁洒而爲碣石叢談十卷皆孤竹國奇佚事

也

韓求仲集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暹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懋和王太史應鍾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矣鄧叅知原岳謝方伯肇淵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搜羅不施批點曹則冊鉛滿案枕籍沈酣三君各有其癖

閩小紀

董槐者萬歷閒人也能文彊記十七而歿父母傷之甚槐  
遂見形能爲母護湯藥他人間亦見之後殯於里之龍  
山墓上樹葉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爲字皆成詩句  
未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疇千  
嬌鳥可憐擷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白年年又云壠  
頭流水樹頭鶯斷續聲低月又明誰道泉扃無曉日陽  
臺能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礙裁衣服躍冶何曾入夢  
思螢亂夜空猿鳥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後三年蟻於墳  
上作董郎升化字自是絕無詩矣

明詩綜

萬歷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

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奈何浪跡吾壁吾  
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拜吳興司理  
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  
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  
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閩小紀

福州陳愷子七人孫二十八人曾孫六十五人元孫一百

三十人世多顯仕亦人倫之極盛也

閩書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將終前

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杯顏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臥其中戒勿斂斂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化降生任重尚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皆異之屬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生官

至大學士少師

湧幢小品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二月初九日聖母崩逝令甲命婦四品以上者遇大喪當人哭臨時哭臨者僅十餘人文職中惟余妻俞夫人及王大司馬夫人上見人少甚嗔怪知余妻在殊喜問中官坐於何處中官言無處坐卽命張布幃賜茶賜果盒慰問甚至又命皇貴姬使人賜銀萬壽字二百隻又道上意閣下先生欲去皇爺不能留大人可爲皇爺挽留余妻大哭謂吾年老夫妻離家已二十餘年今病困不支若皇爺不放手則死長安中矣

豈不可憐萬望皇爺開天地之恩放此殘生使吾夫妻  
得歸骨故山世世感戴無有窮時中官以此語奏聞內  
中皆感歎知余乞歸之情萬分迫切不可留矣其後得  
請余妻猶驕語余此吾爲君講分上耳余爲一笑

嘉靖之季閩倭患歲棘焚劫慘毒歲歲被人鳥雀竄歸則  
無棲徬徨涕泣思爲妻子一日之託而不可得鄉紳董  
見龍自吏部假歸謀於族請於當事嘗橐中冰蘖之餘  
拓地市田鳩工伐石築龍塘堡爲丈三百爲門五屹然  
海濱一金湯云又爲創社倉立義田條筆壓鹽看航海

幫之害而沿海窮民始有寧宇又有一餐飽飯下喉也

賢者有益於人國寧獨在朝其在鄉亦如此

學古  
適用

鄭邦祥一名紱字孟麇著述甚富今其家所藏玉蟬菴散  
編不過千百中之什一也先生遇不酬才年不符志早  
歲卽以詩名見推閩俗最重及馬壻娶婦後擇吉日雙  
返外家治具甚設卜所以進賓其人者餘兄弟子姓環  
而觀新壻所爲先生娶於謝謝本著姓妻兄在杭先生  
早貴顯矣是日主其事預使傳言曰吾輩文人不可學  
世俗新親窠臼請聯名句以光嘉禮先生時年甫十八

慨應曰諾於是豆登既行觴酌既設一人呼韻則一人  
操筆墨就王賓前伸紙請書書訖卽去循環迭進不踰  
晷刻是日所成至八十韻執事者奔走頗以爲煩而王  
賓之意常若有餘滿堂觀者傳爲盛事於是先生遂與  
在杭謝公能始曹公惟和興公二徐公主持斯文爲騷  
壇弁冕口誅筆擊與世之號爲眉目者不能無齟齬謝  
曹旣早達二徐又早謝諸生獨先生尚淹沉鬻序竟陵  
督學閩南昌言於衆曰吾往南中他無可喜者惟必將  
鄭孟虞抑置劣等且痛扶之亦足以豪矣語流聞至閩

先生念弟子員自不宜與學使者抗在杭先生時方伯  
粵西遂往依之凡所遊歷無不於詩焉發之天啓癸亥  
除日韶陽溪上忽得句云五千歸路纔過半四十行年  
尚待三語亦無大沉痛而不知其爲讖也先生早年著  
述爲曹能始先生採入十二代詩選兵燹後此書罕覩  
卽所譁爲盛事若八十韻者亦久已聲希響絕傳其軼  
事如左一警一欵正可於冠裳劍佩外求之耳

劍虹續稿

福州鄭天佐爲惠州通判善折獄民歌之曰縣遲延府一  
年但愬鄭青天訟無滯民不冤

明詩綜

福清鄭翰卿瑱客於西寧侯邸第晝夢黃衣少年邀至廡  
下共飲忽有一麗人至少年起舞歌春遊之曲曰芳草  
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朋東風吹衣麗人乃作迎風之  
舞歌春愁之曲曰金衣公子話春愁幾度留春更不留  
昨日漫天吹柳絮玉人從此懶登樓飲正歡少年駭然  
曰文羌校尉至矣見一人綠袍張目突至前罷席而寤  
起視庭中牡丹一花初放有黃蝶繞之則少年也一螳  
螂集焦葉上是爲文羌校尉麗人則牡丹花神也是年

西寧侯薨

明詩  
綜

燕京歌妓劉鳳臺以豔名一時宣城沈君與吾鄉馮開之

俱以公車入燕與之遊後沈馮同爲丁丑廷會二元而  
劉委身於閩中福清人林尚吳林本賈人字丙卿與沈  
馮二公俱相善至戊子劉死於燕林方賈於武林聞訃  
星馳以北馮以謫居在家爲詩送之曰昔年曾醉美人  
家却恨花開又落花司馬青衫舊時淚因風吹不到琵琶  
其感慨甚深林不以爲忤比入都迎劉嫗厚養之刻  
玉爲玉書鳳臺名而題長短句於背曰入時倒郎懷出  
時對郎面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空繞徧勝寫冊

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  
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作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  
班姬扇因抱玉圭自隨晝則供食夕則附枕仍攜以賈  
於四方偶至粵西爲劇盜陳亞三等所戕而沉其尸於  
江會同邑人亦林姓者爲梧州府推官習聞玉圭事適  
亞三等以他事捕至拷掠不服及搜橐中得玉圭始駭  
曰此吾里林丙卿物汝何從得之盜始吐實得林尸於  
江歛而歸之盜盡服辜時謂非玉圭則林之冤終不白  
劉蓋得請於冥司以報林始終之誼也林之姻家葉少  
宰已爲丙卿傳記其事而予又聞於林之姪號經宇者

因記其畧如此

野獲編

陳哲懷安人篤嗜山水嘗取酒入永福諸溪至則登眺歌  
咏溢月忘返歲計折閱或勸就他利曰吾取酒得資此  
遊山且日可取醉折閱吾寧也小舟往來江上夏月繫  
柳陰中臥吹長笛冬則載酒尋梅意豁如也嘗有詩云  
家在江南柯嶼村桃花彷彿武陵源道人不欲通塵跡  
詞客何勞到葦門一卷卅書渾自解三千竒字許誰論  
年來耕鑿應多廢翠栢明霞自可餐

潛穎錄

古田隱士林春秀字子實號雲波性嗜酒耽詩家貧不能  
取酒有友鄭鐸多良醞日往飲焉醉後則酒狂不可禁  
鄭度其量錫造一壺刻雲波二字至卽盛酒飲之三十  
年如一日也林詩奇警不凡山居云但住溝西第五邨  
香秔釀熟少開門家僮祇自爲樵牧徑竹憑他長子孫  
雨過曉山泉噪澗花生春菜蝶穿園抱琴客到棠梨下  
卯酒猶醺藉柳根又云迴巷短垣緣枸杞古塘枯竹立  
鳩鵲壁閒寫遍籬花影雲裏崩來水碓聲又云野老眼  
經門刻字漁郎親見水沈碑鄭歸泉下數年林亦髮種

種矣每讀其詩輒詫與人兩絕也

筆精

常熟時敏知海寧縣事夜草爰書有女子侍側磨墨問從  
何來曰鬼也敏旣擢給事中代之者侯官林塗鬼自是  
不復至林令忠臣以此知邪不勝正理有然者

明詩綜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  
中有森閣集諸同人爲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  
泉聲之句能始歎賞爲之延譽因卽以石倉爲居停名  
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  
變能始狗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



不能葬戊子予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詩客  
曰予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浼諸生徐存永督其  
事與莆田布衣趙十五名壁合葬於小西湖之側予書  
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爲之  
序傳之閩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爲詩無

傳者

書影

龍塘董公嘗與陳一齋季立友善而議論不相下號爲罵  
友其祭季立文云遍交宇宙無兩一齋自信生平無兩  
罵友今罵不可得聞矣人之云亡如割我體當季立病

亟董嘗有詩曰平生好爭論好友輒相罵及其疾病時  
皇皇憂日夜如割一半身如屋崩其瓦百物皆可求好  
友難再假久交如薰蘭乍交如佩麝麝性豈不烈終不  
如蘭化吁嗟陳一齋使我食不暇

連江縣志

陳季立少豪宕自喜生平無憂色嘗與沈叅戎有容浮黑  
水擊倭風濤掀天檣摧柁折舟膠沃礁須臾欲碎人皆  
失色獨撫髀作歌曰水亦陸乎舟亦屋乎與其歸於牖  
之下山之窟乎何擇於江之中魚之腹乎歌數闋大策  
不止須臾風息人服其雅量

同上

萬歷中閩縣劉庭蘭字筠嵩在比部時有子十餘歲穎敏

特異日侍母側一日有奴適平子一作則門見兒穿藍縷

衣同兩丐坐地奴驚問丐逸去遂挽之歸闔家驚訝母

曰適纔共食何故逸去兒曰兩日前站門首被兩丐持

去換吾好衣堅留不放安得與母共食耶兒歸時家人

見共食兒狂走入廁覓之已無踪唯衣鞋掛僻處耳此

大異事若兩丐者豈穆天子傳所稱西域化人耶同年

伍寧方載之漫錄諒不誣也榕海舊聞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箕仙詩一幅云綠雲出洞又

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雲自無心鶴

自還字體龍蛇飛動不類人工萬歷辛亥八月晦與徐

興公出洪江過而讀之小草齋詩話

隆慶間閩連嶺有求箕仙者書一詩云赤甲依稀舊戰屯

斜陽衰草幾家村千秋壁掃英雄血萬歲堂開忠義魂

戍旅未能慙卷土車書猶喜正中原平生事業全無補

自信身完天地恩問其姓名不答亦不知其何鬼也小草

齋詩話

連深山中有異種者曰畚民五溪槃瓠之後也按桂海虞

衡謂之猺先是生於廣之西南自為區落其壤接廣右者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縣融州之融水懷遠縣界皆有之不知何時而連羅古田間多有是種蓋上游諸郡所無也其民短衫跣足婦人高髻蒙布加飾如瓔珞狀亦跣而雜作以其遠近為伍性多淳樸亦受民田以耕謂

平民曰百姓

連江縣志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食叨陪近上方五雲深處列鷓行經綸樹績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寧日

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九卒子羽終身不娶按漢為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即為郎時作而朱氏年方十

九豈其繼室耶

閩小紀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于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敏善屬文豪右爭欲委禽紅橋不可語父母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於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為媒邑子王恭自負擅場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長樂王偁賃居鄰並竊見其睡起寄之以詩怒其輕薄深居不出偁悒悒而去偁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東鄰適見張焚

香庭前託鄰媪投詩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花如水點銀  
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張捧詩爲之啓  
齒援筆而荅梨花寂寂鬪婢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  
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媪將詩賀鴻曰張娘子  
案頭詩卷堆積曾未揮毫今屬和君詩誠所希有鴻大  
喜過望使媪道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其家以外  
室處之定情詩雲娥酷似董嬌饒每到春來恨未銷誰  
道蓬山天樣遠畫欄咫尺是紅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  
日篤俚盛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俚密賄侍兒  
窺鴻與張狎作酥乳雪餐二詩調之張愈怒俚知其意  
乃挽鴻游三山越數日鴻亡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  
望鴻賦三絕句溶溶春水漾瑤瑤兩岸菰蒲長綠苗幾  
度踏青歸去晚却從燈火認紅橋素馨花發暗香飄一  
朶斜簪近翠翹寶馬歸來新月上綠楊影裏倚紅橋玉  
堦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爲惜碧波明月色鳳  
頭鞋子步紅橋張倚和焉桂輪斜落粉臺空漏子丁丁  
燭影紅露濕暗香珠翠冷赤欄橋上待歸鴻橋外千花  
照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

幾點鴻艸香花暖醉春風即去西湖妾向東斜倚石欄  
頻悵望月明孤影笑飛鴻越一年鴻有金陵之游唱和  
大江東一闕留連惜別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摸魚兒一  
闕絕句七首女螺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歸夢  
不知江路遠夜深和月到紅橋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  
寒燈伴寂寥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殘燈  
暗影別魂消淚濕鮫人玉線綃記得雲娥相送處淡烟  
斜月過紅橋春衫初試淡紅稍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  
看燈三五夜七香車子度紅橋一襟離恨怨魂消闌却

鳴鸞白玉簫燕子不來春事晚數株楊柳暗紅橋傷春  
雨淚濕鮫綃別雁離鴻去影遙流水落花多少恨日斜  
無語立紅橋綺窓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日午  
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  
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遽  
往訪之及至紅橋聞張已卒失聲號絕徬徨之際忽見  
牀頭玉珮玦懸一絨拆之有蝶戀花詞及留別七絕句  
牀頭絡緯泣秋風一盞殘燈照藥叢夢吉夢凶都不是  
朝朝望斷北來鴻井落金甌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

輕羅露濕鴛鴦冷閑聽長宵嘹唳鴻寂寂香闥枕簟空  
滿堦秋雨落梧桐內家不遣園陵去音信何緣寄塞鴻  
玉筋雙垂滿頰紅關山何處寄書筒綠窓寂寞無人到  
海濶天高怨落鴻衾寒翡翠怯秋風郎在天南妾在東  
相見千回都是夢樓頭長日妬雙鴻半簾明月影瞳瞳  
照見鴛鴦錦帳中夢裏玉人方下馬恨他天外一聲鴻  
一南一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他日歸來也無益  
夜臺應少繫書鴻鴻哀怨不勝賦哀詞酬之柔腸百結  
淚懸河瘞玉埋香可奈何明月也知留珮玦曉來長想  
畫青娥仙魂已逐梨雲夢人世空傳薤露歌自是忘  
惟上智此生長抱怨情多王恭亦和馬自後鴻每過紅  
橋輒悒快累日

林姪字美君福清人姓王氏父雪窻爲番禺尉生美君於  
官舍愛而教之以孝經六歲卽能通曉年及笄父攜入  
觀於長安字林初文以爲得壻初文讀書鼓山每有寄  
將必佐以詩初文舉於鄉攜上春官下第遂居南京初  
文十年不歸先後下吏值萬歷閒歲凶美君以女紅爲  
活教其二子君遷古度備嘗荼苦無怨尤焉詩作後卽

焚其稿存者其百一也白門感述二首白門連歲值饑  
荒十載良人旅朔方顧影自悲還自笑妾身贏得是糟  
糠生平淡飯與黃齏不道饑荒乏五齊嫁得文人非薄  
命人閒多少富兒妻咏鳳仙花鳳鳥久不至花枝空復  
名何如學葵葢開卽向陽傾

林玉衡字似荆福清人林初文孝廉之女倪方伯之孫延  
相妻也幼聰敏善讀書初文愛而課之七歲時初文建  
小樓落成值雪後月命之吟應口卽成一絕梅花雪月  
本三清雪白梅香月更明夜半忽登樓上望不知何處  
是瑤京長老傳誦皆爲驚歎他詩多不存

鄧氏女閩縣竹與人萬歷中嫁瓊河鄒氏夫不類女鬱  
鬱不自得發爲詩詞語多悽怨居二年竟以怨死臨  
終以遺草付其甥人爭傳錄有句云啼鳥落花春已  
暮孤燈殘漏夜偏長又垂簾阻歸燕開戶入飛花皆  
可詠也

閩進士潘仲徽室人寄夫詩暮雨沈沈不肯休知君今夜  
宿誰樓遙知楚水吳山外旅况閨情一樣愁足以伯仲  
水國蒹葭之什趙仁甫有二女皆能詩而才情不甚合

作小草齋  
詩話

周玉簫者閩永福人武人方輿之妾也輿建議撫紅夷忤  
大帥旨繫獄七年遣玉簫玉簫誓死不去輿事解憤時  
事詰闕上書遇國變又數年不得歸玉簫感慕病歿有  
詩一百三十篇授其女蕙女蕙刻而傳之玉簫自言在  
孩提日好啼哭父母以書帙遙示之卽止輿讀書任俠  
妻妾皆暗曉書史玉簫一弱女子好談古今節義事常  
采古烈女懿可法佚可戒者各爲詩一篇比於彤管其  
於名姬才女瑕疵嗤嗤者往往巖酷擊排比於狗彘詩

雖不文君子旌其志焉詩庭中竹梅梅竹蕭森露井傍  
斷猿空叫月如霜竹從孕節生來苦梅到飄魂死亦香  
山杜鵑花千山繚繞杜鵑開掛紙壘尊滿插來應是空  
齋兒妹血年年春雨不能灰虞姬詩有序良人有詩云  
彭城不似烏江敗尚有虞兮不屬人刺呂雉也袁宏之  
血化碧貞婦之軀化石姬之節烈豈宜化草詩人每以  
虞美人草咏姬予爲正之先列謝重瞳差強隆準公應  
爲松與栢豈化草茱萸楊太后詩有序宋寧宗后有宮  
詞五十首國亡從北狩年已七十矣時有能言鳥秦吉



了遇北客買之鳥云我南鳥不願北去遂以頭觸籠墮  
池溺死老嫗之舌亦巧心亦慧視之有愧多矣詞采三  
朝母齡遐七十周何如秦吉了生死在南州

候官林瑛珮字懸藜杭州推官林雲銘女適拔貢生鄭郊

聰慧能詩有詩鈔懸藜遺稿嘗有秋夜寄夫詩云獨立  
秋風前細訴秋風知一片別離情盡倩秋風吹吹與三

山客孤窻夢醒時又有千里夢隨閩嶠落數行淚趁浙

潮生之句人競誦之

香草齋詩話

張季琬字宛玉別號月鹿侍史閩縣人所著一絲河廳張洪

之女適江寧府參軍朱文炳能詩尤工繪事自題蛺蝶

圖云蘧蘧飛出宋東家春去何心夢落花描得滕王新

粉本小窻只當寫南華

香草齋詩話

王瑤字步聞閩縣人適鄭某少聰慧能詩詩有唐人風調

嘗撰列古今女史分內外編各繫以詩寓勸懲之意自

爲之序所著有紡餘集

香草齋詩話

福州人王寰初有妖術明季時自稱無爲教主每說法冬

月降蓮花或有飛劍天書從空往來爲所狂惑者甚衆

一日降金印一顆於座寶色爛然上鑄螭虎盤龍作鈕

篆文云寶印八一古佛親勅普度西游違遭霹靂內有  
一人瞰所置之處欲竊以歸俄而印忽不見寰初對衆  
言曰座中必有無良之人故寶印飛匿耳欲竊者跪而  
自首伏罪良久尋至後庭蘭花盆中得印衆益神之寰  
初蓋印於紙透紙數十重顏色如一衆皆狂喜各求一  
紙以爲供養自是拜跪施捨晝夜相繼 國朝順治十

三年事發伏誅

袁文超感  
應篇集解

羅源縣百丈龍潭明景泰三年七月旱魃爲虐邑人禱雨  
投疏文於潭頃之片紙浮出乃元至正閒禱雨疏也衆

取其文誦之大雨如注又

國朝康熙十四年秋大旱

時耿逆僭亂寧德鄉民禱雨疏未未寫康熙年月越三  
日無驗忽潭中浮出從前禱雨舊疏填康熙年號者道  
士乃易疏填康熙十四年月日投入湏臾大雨如注

羅源縣志

閩中鬼孝子某事母以孝稱未幾孝子歿母無所倚謀別  
嫁是夕孝子在空室作聲嗚嗚然環榻而泣止其母母  
大驚以無食告孝子曰兒尚能力養吾母也母曰兒鬼  
矣烏能爲養孝子曰母試於市上語擔貨者云爾欲倍

平日所擔吾兒能佐之母如其言擔者難之其母強而後可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時因以所獲錢歸半於其母如是者數十年母得終老焉此候官高雲客語柴陞升者

曠園雜志

候官許不棄十年前在福州一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齋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命僮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僮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搖曳闕堂驚喚手忽不見不知何

述異記

福州候官學廩生杜成錦家貧居府學公廨夙有文名甲子秋有泉州父子二生同來赴試初八日其父病不能入場其子初十日早出闈父謂曰我今年頭場文字甚得意但可惜爲他人作嫁衣裳耳子問其故父口誦七藝題目無訛子駭問曰豈父夢中神識所構所謂他人者何也父曰我爲一吏引入號舍與杜名成錦者同坐杜之七篇皆我作也我授汝七破可覓其人問之且其人今科應中二十六名亦可預報之我窮乏老儒倘渠能資我歸費且日後富貴我父子亦有所望矣其子果

遍覓得之其窮相等語之以故且報名次杜亦不信後  
示以七破杜乃恍然及放榜果二十六名

述異記

福州府志卷之七十六

終

附錄舊序

三山志序

予領郡暇日訪無諸以來遺跡故俗聞晉太康既置郡之  
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記又四百五十六年至  
唐郡人林諝復增爲之皆散逸無存者獨最後一百九十  
二年本朝慶歷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傳於世自言視前  
志頗究悉然不過地理山川人士物產之大槩衰次亦復  
缺略迄今又一百三十九年興廢增改率非其故矣闕不  
書者十九夫追惟往昔之事不可復記世常以爲恨至耳

目所接謂未遽泯沒則又不急於紀錄歲月因循忽莫省  
憶使來者復恨之斯古今通病所爲甚惜也乃約諸里居  
與任於此者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公牘採諸老長所  
傳得諸閭里所記上窮千載建創之始中閱累朝因革之  
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聞見厥類惟九靡不論載豈惟使  
四方知是邦於是爲盛抑鄉古者有考焉書成爲四十卷  
名曰三山志淳熙九年五月八日丁丑清源梁克家序

正德福州府志序

志悉吾福也福郡志昉於唐閩中記宋淳熙有三山志元  
致和有二山續志三山古郡名也故志因之繫我皇明治  
教隆盛冠裳文物雄於東南百五十年來未有萃而志之  
者非一郡缺典歟正德初吾父泉山翁以留都司馬致叅  
贊事于家郡侯余公祐嘗以斯志屬筆焉遂偕致政大司  
徒林公泮別駕林公謹夫郡庠名士周子仕李子鎔輩同  
事於鉛槧者久之第一郡十邑之廣歲遠政繁勞於蒐輯  
志未就而司徒別駕後先捐館有遺憾焉又數年栝蒼葉  
公溥來自諫垣才識宏遠治郡綽有餘力銳意以畢斯志  
謀于同寅貳守陳公鏞通府葉公元暉莫公懼節推錢公

應福贊襄允諧都運黃公閱古同運盛公龍胥捐俸以相  
其役於是禮延州博士張子孟敬庶吉士劉子世揚進士  
廖子世昭同事編纂而吾兒主事炫亦預焉開局鐘山按  
舊志據新編參之以聞見五閱月而書成葉侯躬爲評隲  
仍請裁于吾翁且屬爲序翁樂觀一郡文獻之足徵也欣  
然諾之詎意昊天不弔吾翁奄逝而序未就稿侯入覲貳  
守握郡章經營鉅梓又五閱月而工告成顧謂不肖曰此  
尊翁之遺意也其續成之母讓嗚呼歲月曾幾何而鄉邦  
典刑相繼凋謝手澤猶新音容何在撫卷摧咽執筆不能  
文姑述其梗槩如此以塞侯請以畢先大夫之志言有數  
而情無窮也悲哉志凡四十卷首地理終外志其爲綱若  
干爲目若干條達詳明得志體易以今名遵王制也或曰  
此郡志也命使藩臬何以繫之郡耶曰福首郡也而公署  
臨焉有署斯有職有職斯有政政之最者曰名宦名宦固  
祀于郡庠則職與政載之郡志無嫌於僭敢併及之正德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林庭楫

萬歷己卯福州府志序

不肖桐嘉靖己未赴南宮試幸出闈宮保林文恪公門下

謁見卽謬以國士許樹立無狀遂巡至郎署歸臥山中幾三十載萬歷壬辰蒙恩起田開僅三載濫竽閩節甫視事福諸生以府志進受而卒業則公手筆也諸生復請曰林氏世履清德文恪公行誼學業名一世遭忌見厄弗獲黼黻皇猷宣濶鴻業僅此志覩公一斑爲公知愛者得無意乎昔歐文忠作醉翁亭蘇長公親爲書之亭中石寶于今不衰郡志較一亭記謂何梓成踰一紀而莫爲識其簡端地主門生兩咎具在惟執事者圖之桐蹙然曰唯唯無何桐以衰老罷歸公介弟觀察公以書來教曰願以終諸生

請長君副郎次君太學繼申口先文恪兩與禮闈一典試長成均貳銓曹門下士寧無一二厚善至知先子生平則耽耽於執事願有所藉口以報墓木桐悽然不忍違乃按志而叙之曰國有史郡邑有志家有譜一也記載欲備考核欲精議論欲正識欲遠心欲虛是故瑣事小物不可遺也疑傳怪習不可因也詭行僻學不可徇也短畫近利不可紀也瑕瑜竝著不可廢也斯志也叙物產則無微不錄闢淫祀則非制勿存辨中正則病新學之淆衆剖肝之非孝植經常則慨戶口之多僞兵食之漸銷立朝議論可

稱者不以忌賢而并没其善功名損於治郡者不以循良而槩與其他繇斯以譚公之苦心直筆遠慮公心大略可覩記已諸生惜鉅才之小用感郡乘之僅存竊謂當爲世道惜不當爲公惜也所恨生平辱國士之知而還起還仆旣無韓昌黎之文學以光顯敬輿又乏蘇眉山之翰墨以傳永叔徒欲備蒸嘗饘粥以安存歿而猶兀兀未妥也嗚呼媿矣萬歷丙申三月朔日沈桐

萬歷壬子福州府志序

余惟自古列國有史周官以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迨司馬子長作史馳騁上下數千百年旁採百氏勒成一家言繇斯以降郡邑紀載備國史叅考其來尙矣明興卜世邁周人文滋盛自藩司以及郡邑靡不有志咸彬彬可覩斯亦小史外史之遺已余居恒嘗嘆史雖繁而力易志雖簡而力難其說有三史所揚拾類皆曩代薦紳聲華已邈公論猶存志則歲月非遙朱門未改衣冠濟濟炫赫當途莫不欲揚其先世列跡名賢則博收之難史所雖黃悉四海九州秦越之人刺者無顧戀美者無回互志則近在父母之邦非閭巷之姻婭則通家之世好也有所



月旦輒自掣其肘則任怨之難一代之史雜出衆手責可  
輓轡委也中秘宥密外廷罕窺志則獨臧獨否旋草旋真  
朝脫梨棗夕布桑梓千載榮辱誰任其咎則分謗之難吾  
郡舊有志叻自宋元或多病其濶略至先祖文安始加采  
輯屬草未就通叅伯氏足而成書越甲子一週爲萬歷己  
卯先兄文恪又爲刪定其文簡其事核去取嚴而品隲當  
頗爲海內所稱賞甫脫藁而卽世余每撫卷不勝泣然也  
又三十餘載洪都喻侯來領郡振藻詞壇以文學飾吏治  
會直指山陰陸公觀風之暇百度惟貞加意舊章首詢郡

侯曰吾聞閩地稱海濱鄒魯衣冠文物甲於東南郡乘所  
輯幾何年矣久不滋湮乎補其闕略以徵晉安之文獻斯  
賢有司責也郡侯唯唯受命乃徵諸文學而延不佞煙借  
都諫林先生董其事顧予衰老憤憤何能爲役固辭弗獲  
幸都諫先生慨然載筆聊受成焉開局道山與諸賢從事  
鉛槧一歲餘矣覃思論次博采旁諏以癸丑春月告成予  
受而卒業焉視先兄舊志因者什一增者什九定目有十  
列卷七十有六嗚呼備矣正疆域則雄誇海甸覽山川則  
秀麗輿圖徵物產則上需天府稽建置則制詳古今肅戎

備則金湯鞏固筦食貨則穀粟充盈崇祀典而俎豆馨定  
常賦而輸輓辦此立志之大較也至若蜿螭扶輿磅礴鬱  
積生爲英賢各公鉅卿忠貞節孝莠苑儒林炳炳汗簡後  
先相望所以風百代而俟采擇者端有在矣海濱鄒魯冒  
其然乎是志也直指公始之郡侯成之編摩筆削則都諫  
任之獨運匠斤不搖羣議卓爲良史之才信今傳後奚三  
難之足云耄夫不能贊一詞徒糜公家之旣廩媿矣媿矣  
若討論潤色則水部謝君在杭駕部王君永啓暨諸孝廉  
文學處士咸有成勞予以支離攘臂其閒僭綴一言以託  
不朽不爲厚幸乎若乃袞鉞其筆以自附於知我罪非此  
朝廷事也史官責也予何知焉是爲序萬曆癸丑春三月  
之吉林燈



